

# “伺候你们是我的福分”

■ 杨海林

崔中娥今年61岁，是岔庙镇纪集村陈桥组人，谈起自己的两个公公婆婆，她的脸上顿时活泛起来：“结婚的那天晚上，闹洞房的亲友拽来一个满脸通红的老人，看到亲友们不由分说往自己脸上抹黑灰，老人急忙道：‘你们找学高呀，他才是喜爹爹呢。’”

直到闹完洞房，崔中娥的爱人吞吞吐吐地说清了原委——那个老人叫陈学礼，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那么，他说的学高是谁？”

爱人挠挠头：“陈学高原来是我的亲叔叔，他婚后一直没有孩子，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了他。”

以前崔中娥的爱人也谈过别的姑娘，可人家一听说情况后就直接摇头：“哎呀，以后要是成了家，我们得照顾你的亲生父母，得照顾你现在的养父母，太难了。”

别的姑娘不愿意，崔中娥却很开心：“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有两个公公两个婆婆，比别人幸福一倍呢。”

两家的房子挨在一起，崔中娥一会儿到这家转转，一会儿到那家转转，别提多开心了。

前些年，陈学礼的三个儿子决定轮流赡养老父亲时，他们对崔中娥夫妻说：“你们照顾叔叔已经操了不少心，我们家的事就不要凑热闹了。”

崔中娥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不行，你们的父亲也是我爱人的父亲，怎么能不尽赡养义务呢？”

爱人白了他一眼，说：三个哥哥这样安排也有另外的考虑——如果我们一门心思赡养叔叔，别的



人就不会说三道四了。

崔中娥愣了一下恍然大悟：“你害怕我们同时赡养两对老人，别人会说闲话？”

不等爱人解释，崔中娥就开始左手叉腰右手指指点点，一会模仿电视里的王婆说：“嗨，到底是亲生的，你看崔中娥照料起学礼夫妇来明显精心一点。”一会儿，她又模仿着电视里的李婆说：“亲生的不如亲养的，学高夫妇和崔中娥一起生活多年，崔中娥对他们照顾得就更精心一点。”

爱人被逗得格格笑，崔中娥却板着脸道：“啊哟哟，你这个算盘打得蛮精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顾忌到这个而冷了亲生父母的心——既要照顾好亲生父母，也要照顾好养父母。”

几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陈学礼已经是93岁高龄，陈学高也已经是89岁高龄，他们在崔中娥的精心照料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记者在采访崔中娥的时候，听到她讲了一件趣事：有一天，爱人从河里钓上来一条鲤鱼，生父陈学礼看见了，要崔中娥给他红烧。吃午饭的时候，养父陈学高闻到哥哥屋里的鱼香，嚷着也想吃鱼——但是，他喜欢加咸菜水煮。没有办法，爱人只好又去镇上买回来一条。

说到这里，崔中娥“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老小老小，越老越小。两位老人类似的举动还有很多，有的邻居会觉得我照顾起来太麻烦，而我从来不会抱怨一声——不但不抱怨，我甚至还觉得这些小插曲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因为事先知道笔者要来采访崔中娥，所以她的家里坐了好几个邻居，大家也七嘴八舌地附和：“两位老人都不见外，说话、做事才会由着性子，虽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但仔细想一想确实很有趣。”

陪同笔者一起去采访的周曙

天先生见崔中娥尽讲这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话，心里便有些着急：“陈学礼或陈学高得大病你忙里忙外照顾的例子也举一两个呀——那个，才更感人嘛。”

“这样的例子？”崔中娥皱起眉头想了想，小声地说：“两位老人的身子骨都很好，根本就没有得过大病嘛。”

邻居们也证实了崔中娥的话：“两个老人没事就拉拉丝胡（二胡）听听收音机，整天乐得很，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很少有。”

周曙天一语塞，过了会儿，他又捣捣我：“你在写稿的时候加上一句：崔中娥服侍得好，两位老人心情就好，连个头疼脑热都很少有。”

周曙天的话虽然经不起推敲，笔者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就听到崔中娥讲起养母患直肠癌的事：那些天，她在医院忙前忙后，整个人都瘦了七八斤。

养母回到家后，她怕自己夜里睡得沉，索性把床铺到养母屋里。

那些天，崔中娥照顾起养母来明显比平时更加殷勤，她担心引起爱人生父的误会，隔三差五地给他做点好吃的，临睡前，还要和爱人去他的屋里坐一会。

老人很感动，拉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事，你就不不要再操心了。”

“没事没事，”崔中娥开心地说，“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伺候你们是我的福分。”



## 走出亲情包围的圈子

■ 常春藤

邻居张叔家今年春节热热闹闹，平时一直在外地打拼的儿女都带着他们的子女回来了，一大家子足足有十多口人，好在张叔家独门独院，住得下，热闹而又不扰人。

春节前一个星期，张叔就开始准备了年货，他逢人便说：“今年春节孩子们都要回来，我太开心了。”的确，这个春节张叔过得很开心。听说父亲降压药不理想，学医的儿子重新给张叔选了降压药并调好了剂量。张叔的三个女儿知道父亲喜欢打小牌，每天下午都会抽出时间陪他玩一会，然而，随着上班时间的临近，张叔的心情越来越不平静，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细心的女儿安慰他：“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回来看你的。”老人点点头，心里还是十分舍不得他们的离开。

笔者以为，走出亲情包围的圈子，是许多老人春节后必须要面对且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

每年的春节长假是多数老人与孩子重逢的日子，远在外地的儿女像归巢的燕子今年年的父母欣喜不已，他们向父母说说外面的世界，谈谈工作上的事情，甚至还讲一讲生活的艰辛，总之，回到家里，再大的儿女也是父母孩子，这些天，亲情在这个家无限蔓延，一切都显得很自然温馨。张叔知道他们一旦走出这个家门就没有人会宠着了，孩子们能做的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理想去奋斗。儿女们也知道职场中

难得有亲情，但他们已经适应了外面的世界，并不留恋张叔给他们的这个家。走不出亲情圈子的恰恰是家里的老人，他们将子女的短暂回归当作晚年生活中最大的幸福，特别害怕这种幸福的流失，所以春节过后有些老人的情绪反差很大，从一度的兴奋到极度的失落，这是难以走出亲情包围圈子的表现。

老人要走出亲情包围的圈子，一要转移注意力。走出家门，多交往更多的老年朋友，或者出去游山玩水，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方式。二要提高认知能力。认识到儿女们大了，是不可能一直围在自己身边的，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圈子。老人们也要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圈子，与有趣的人打交道，与正能量的人做朋友。

当然了，儿女们也要经常与年迈的父母联系、沟通，不要有事才打个电话，无事也要做到常问候，有时间就回家看看，不要让老人觉得生活很冷清。

## 诗词欣赏

### 春节登妙通塔

■ 张耀明

登临塔顶一张望，  
连城一片好模样。  
绕廓香樟多翠绿，  
湖中岛接曲桥长。

### 东湖公园

■ 陈裕

千年古镇在东湖，  
鹭舞鸥翔水跃鱼。  
两岸芳菲五色，  
一桥飞架通三渠。  
迎春点点撩人醉，  
芳草萋萋缀明湖。  
龙泉酿出酒香郁，  
高天落下夜明珠。

注：东湖公园在东胡集镇，因内有东湖而得名。

## 六年原上人

——忆单人耘先生

■ 王佳峻

刘桥的景在单人耘的眼中是那么美丽，刘桥的人在单人耘的眼中是那么可亲，促使他情不自禁地用手中的笔去描写。除了这些，单人耘还积极将自己的平生所学贡献给刘桥，他与夫人孙淑娟女士先后到那里的初级中学任教，可谓是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们中有的后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有的回到刘桥为家乡的经

济建设添砖加瓦。谈起“单先生”和“孙先生”，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我们那时不懂事惹下不少麻烦，可是二位先生总是和颜悦色从不动怒。二位先生学问高，人品也好，令人至今难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单人耘回到了南京。但是他对刘桥的感情反而愈发深厚，因为他的母亲葬在刘桥，单人耘每年都会回来为母亲扫墓，同时小住几日，除了看望一下老乡、写点诗歌，单人耘还到各处走走，感受一下刘桥的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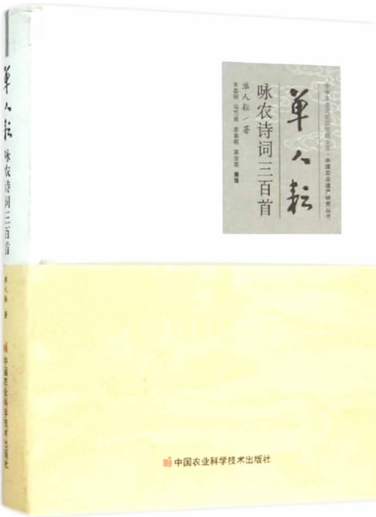
化，酝酿自己的绘画构图。

一旦有涟水老乡去南京看望，他必喜出望外，留宿留饭之外，还以书画相赠。

这个时候，他创作的关于刘桥的诗词艺术上更具特色，总结原因时他笑笑说，离开了刘桥反而更能记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细节使他的诗摇曳生姿，单人耘掰着手指回忆起在刘桥的一些细节：喝惯了每斤8角3分钱的“山芋干干子”（用山芋干酿造的土酒）、鼻孔里总是被油灰弄得黑黑的、涟水的方言土语很有特色，他偶尔会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文字中……

前几年，单人耘的一个文友写文章说，单人耘下放刘桥的六年吃了不少苦，老先生看到发表出来的文章后连连摇头：“不要想当然，根本不是你想像的那样。”在单人耘看来，下放刘桥的六年

是他脱胎换骨的六年，他与当地老农培养了深厚的情感，认真地跟他们学习了六年，大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单人耘的咏农诗词撑起了一片独特的风景，刘桥被他写美了、写活了！（完）



## 春节时想起母亲

■ 赵姐

又硬的馒头，我肯定会认为那是天下最好的美食。

童年时我穿的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春、夏、秋三季，母亲会找一些零碎的布料为我做单鞋，到了冬天，她会去供销社扯一点黑色的灯芯绒为我做一双棉鞋。

春节临近的时候，母亲还会为我做第三双布鞋——她会翻腾出家里所有破旧的衣服，拆开之后糊成一张一张的“骨子”，然后，搓麻绳、剪鞋样、纳鞋底……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左邻右舍会围过来看：“哟，又为女儿做布鞋了？”

“是呀是呀，要过年了，给她做一双绣花的鞋。”

每次母亲做绣花的布鞋时，都会拿出一个笔记本，从里面取出平时收集来的金鱼、蝴蝶、菊花等图

样，一笔一画地描到鞋面上，再用丝线绣出来，好看极了。

有一年，母亲看到邻居家的小孩穿了一双虎头鞋，拍着手说：“今年是虎年，虎为百兽之王，可以镇宅辟邪，我也给你做一双虎头鞋吧！”

我那时已上学了，穿那个，不被人笑死呀？

母亲说她有办法。

母亲的虎头鞋做成后我捧在手上——哎呀，鞋面上绣了密密的缠枝花卉，哪里有什么老虎呀？

母亲见我发愣，就呵呵笑着说，我将这只虎的腿、肚子和尾巴绣成了植物，你瞧瞧，好看吧！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再仔细一看，嗨嗨，果然看到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躲在花草中呢。



今年春节虽然热闹，可是我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到底缺少了什么呢？我却又说不上来。

老公问：“是不是因为老岳母今年不在了？”

我愣了愣，又点了点头：“估计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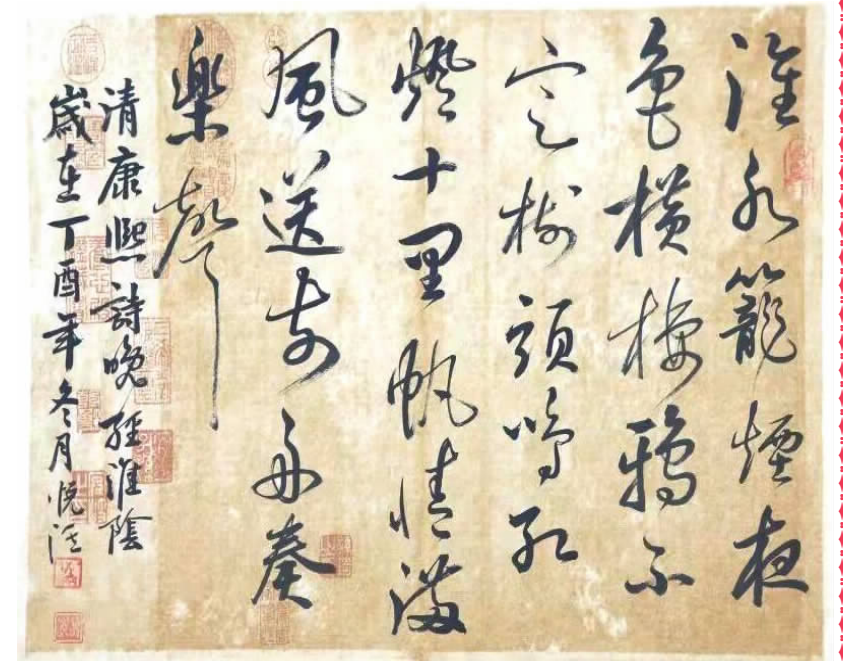
这样懒懒地回答老公时，我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小时候围在母亲身边过春节时的点点滴滴……

小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兄妹都盼望着过年时能吃到一点好东西，母亲每年春节便会蒸几锅馒头。因为馒头里掺了山芋干面，我们总是觉得难以下咽，说馒头黑得像张飞的脸，硬得像老公的刀。母亲就数落我们：“哎呀呀，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解放前，我们村里不少人去安徽要过饭呢，那个时候，人们做梦都想吃上这样的馒头……”



那时候一直不理解母亲的话：馒头蒸得又黑又硬是技术问题，和缺少粮食根本两回事嘛。现在母亲不在了，我才体会到那些馒头里饱含的温情，如果还有机会捧起那些又黑

## 书法天地



乔悦淮 书